



吴韵汐◎著



如懿传

如懿，
寓意美好安静，
她却是清朝历史上最悲情的皇后，
守着残爱与断发，
尝尽了宫墙内的悲凉与清冷。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



如懿传

吴韵汐◎著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懿传 / 吴韵汐著. —北京: 石油工业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183-2391-3

I. ①如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乌拉那拉氏·如懿-传记 IV. ①K827=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8978号

如懿传

吴韵汐 著

出版发行: 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)

网 址: www.petropub.com

编 辑 部: (010) 64523607 图书营销中心: (010) 64523633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开本: 1/32 印张: 8.875

字数: 160千字

定 价: 3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序言

一杯浊酒，往事尽盛。多少如梦浮生沉淀于时光的沧海，在三千岁月里开出淡雅的花，待花瓣凋零，徒留半世尘香。

九重宫门，锁不住生长于心底的春光。那一年的秀女大选，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，雍正皇帝的指婚，开启了她跌宕起伏的皇族人生。

彼时弘历（即后来的乾隆皇帝）已经有一位嫡福晋和一位侧福晋，娶她过门，对于弘历来说只是完成皇阿玛交付自己的任务而已。大婚之后，她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摆设。当人们都在羡慕她的荣光万丈时，她却独自承受着噬心蚀骨的孤独。

弘历即位的第二年，她被封为嫔妃。当其他妃嫔都在忙着争宠的时候，她却一心侍奉皇太后，一颗纯孝之心感动了皇太后，也打动了皇帝。她像一朵开在风雪中的红梅，不与群芳争艳，在自己的世界里盛放着最美的傲骨。

梅香如梦，铺陈淡雅流光。她不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，但是

却成了皇太后最喜爱的儿媳。孝贤皇后去世后，乾隆皇帝在母亲的督促下将她册立为后，从此万般荣耀如同鲜花着锦，圣宠也日渐浓厚。

然而无论是华服着体，还是粗布加身，她永远是那个孤傲刚烈的她，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。在陪驾南巡时，她与乾隆皇帝起了争执。面对龙颜暴怒的天子，她毫无惧色，始终不肯让步，甚至不惜断发相抗。后妃之中，她是唯一一个敢于与皇帝顶撞的人，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乾隆皇帝始终不肯原谅她，虽然迫于母亲的压力没有废掉她的后位，但是却收缴了她的历次册宝。她抱憾辞世，乾隆皇帝命人办的葬礼异常简薄，等级仅相当于嫔。

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，她如同一只骄傲的蝴蝶穿花而过。高贵也好，落魄也罢，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意志，在茫茫尘世间留下了一抹倔强的香痕。

目录

第一章 红尘伊始：辉发河畔的美丽传说 / 1

辉发那拉氏的后人 / 3

佐领府的剑影与墨香 / 7

得中秀女 / 12

第二章 步入宫门：繁华只是苍凉的表象 / 23

与宝亲王缔结良缘 / 25

若有若无的存在 / 32

万丈荣光与绝世孤独 / 38

第三章 岁月无声：愿倾一生所有，换圣宠一刹 / 47

雍正时代的落幕与乾隆时代的到来 / 49

后宫争宠，只是刚刚开始 / 58

从娴妃到娴贵妃 / 66

第四章 永离之殇：万般恩宠幻化绝命硝烟 / 85

盛大的皇族婚礼 / 87

帝后东巡 / 95

乾隆皇帝掌心的泪 / 106

第五章 圣眷初浓：江山千万里，共君临天下 / 123

纯孝之心赢得皇太后的青睐 / 125

翊坤宫的新主人 / 135

隆重的册后大典 / 143

第六章 宠冠后宫：盛世江山与盛景流年 / 157

第十二个皇子 / 159

盛京祭祖 / 173

木兰秋狝 / 183

第七章 帝后决裂：泪珠里弥散了山盟海誓 / 191

风流是男人的本性 / 193

裂痕渐深 / 2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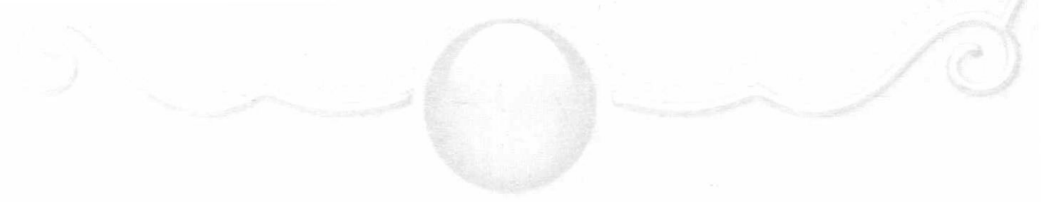
剪断青丝，连同这一生爱恨 / 223

第八章 永生寂灭：伶仃白发，被时光梳成最后的牵挂 / 243

万里春光成永生之殇 / 245

后位不废而废 / 251

最简薄的葬礼 / 258



第一章

红尘伊始：
辉发河畔的美丽传说



辉发那拉氏的后人

历史如烟，那些或唯美或动人的故事，在冗长的日落月升中悄然沉淀。从此没有人知道，那时光的沧海里究竟隐匿了多少笑与泪。

辉发河是松花江的一大支流。在满语中，“辉发河”意为蓝青色的水。金灿灿的阳光里混杂着青草的香味儿，每一朵浪花的背后，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旋律。

明朝末年，起源于富尔哈河的“沙济富察氏”迁居辉发河畔，逐渐发展成为辉发部落。辉发部落传至第四代时，宗族分成两支：长支由莽色都朱乎率领，次支由旺吉努率领。莽色都朱乎与旺吉努是亲兄弟，姓那拉氏。

莽色都朱乎的小女儿后来嫁给清太祖努尔哈赤，是为继妃袞代。传说，袞代貌美倾城，但是却因得罪皇帝而被处死。《清史稿》上对她的死只含糊地记载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天命五年，妃得罪，死。”

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王朝，女性总是处于从属地位。那拉氏从未见过袞代，虽然隔了好几辈，但是她们骨子里的倔强，却是那么相似。或许从一开始，那拉氏就注定了悲壮的命运。

在袞代被努尔哈赤赐死后，莽色都朱乎的宗族从此衰败，其家族成员也遭到清王朝排斥，渐渐消失在浩瀚的历史烟云中。而由旺吉努率领的一支，于明朝末年投靠努尔哈赤并受到重用，旺吉努也被封为牛录额真（清朝官职名，后改称为“牛录章京”，译为“佐领”，正四品），其子孙后代也日渐显贵，并成为辉发部中最为繁盛的一支。

旺吉努的佐领之职是世袭的，平时是普通的行政官，要掌管当地百姓的户口、田宅、兵籍、诉讼等事。当战事起时，他则率领将士保家卫国，承担军事重任。

在满洲“八旗”制度中，旺吉努属于镶蓝旗。高贵的血脉一代代沿袭下去，佐领之职也成了辉发那拉家族的传世之宝。时间如同浩瀚的江水流转不息，当纳尔布从哥哥罗多（罗多升任右卫护军参领，佐领之职交付弟弟）手中接过这个职位时，一场改变家族命运的大事正悄然酝酿着。

康熙五十六年（公元1717年），纳尔布的妻子有了身孕。看着妻子日渐隆起的小腹，纳尔布喜不自胜。他一次又一次祈祷着，希望爱妻能诞下一个男婴，以继承家族香火。

时间如同穿花而过的蝴蝶，灵动的触角拨开了岁月的涟漪，却终究不曾留下些许痕迹。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并非人力可以扭转，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选择的，比如出身，比如性别。

康熙五十七年（公元1718年）二月初十，佐领府上上下下忙成一团。傍晚时分，一声清脆的婴儿哭声响起，那一瞬间，仿佛沉沉西坠的太阳也在奋力爬出山坳，只为看一眼这个可爱的小生命。

“恭喜老爷，夫人生了一位小千金！”接生婆嘴上说着恭维的话，但是内心里却满是失落。如果夫人能生一位小少爷，她必然会得到厚厚的奖赏，但夫人生的是女孩，能得多少酬劳，只能看老爷心情如何了。

那一天的恭喜声如同绵延的潮水，浸湿了纳尔布的心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当你对一件事的期望值越高的时候，落差也往往越大。纳尔布曾经有多期待，现在就有多失望。

不过，这毕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。初为人父的喜悦，很快便冲淡了那一份沉沉的失望。或许，这便是命中的安排，既然无法抗拒，那就享受这份美好，漫长的人生路上，总会有那么一些事情是身不由己的。

纳尔布为女儿取了名字。遗憾的是，那个曾伴随了她十几

年的名字早已沉淀于时光的沧海，没有人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名字，后世人多称呼她为“纯帝继皇后乌拉那拉氏”。

漫长的岁月在掌心里晕开，光阴流逝，那些封尘于岁月古道里的时光犹如一幅水墨画，那墨香悠然缱绻，在红尘里绵亘了数百年。直到今天，当我们翻开泛黄的书页时，那份如水柔情与如风傲骨依然触手可及。



佐领府的剑影与墨香

佐领府中有一个小小的后花园和一个大大的练武场，幼年的那拉氏如同一朵娴静的兰花，在佐领府那片明媚的蓝天下袅娜成长。那双澄澈的眼睛里满是天真与憧憬，她还不懂得人世间的险恶繁杂，也不会想到，多年以后竟会走进深宫，伴随君侧。

那拉氏最喜欢的是家里漂亮的后花园。当春风吹化了冬天积存的白雪，当细雨温润了枝头的嫩芽，她总要嚷着去花园里玩。北国四季分明，仿佛是受了这种季节的影响，那拉氏天性率真，喜怒哀乐总是形于色。她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感情，开心便是开心，不开心便是不开心。

父亲纳尔布总是忙于公务，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女儿。在那拉氏幼年的生活里，“父亲”仿佛只是一个空洞的代号，在她心里，那个面容冷峻、身材魁梧的男人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与“慈爱”“温暖”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。

那拉氏三岁那年，母亲再度怀孕，在父亲无限的期盼中，

一个男婴降生了。父亲为他取名“纳里”。看着摇篮中的小小男婴，身为姐姐的那拉氏忽然有一种强烈的保护欲。

时间点滴如水，在不知不觉中雕蚀着岁月人生。那拉氏虽然生长于武将世家，但是对那些刀剑却提不起任何兴趣，倒是那些落了灰的书本，她总是读得津津有味。虽是女儿，但是武艺高超的父亲却要求她学弓箭、剑术、骑马。大清王朝是马背上打下来的江山，他觉得，普通女孩子可以不懂武艺，但是身为佐领的女儿，那拉氏必须也像男孩子一样练习骑射。

被父亲逼着学武艺那年，那拉氏刚刚七岁。她心惊胆战地骑到马背上，手里死死地抓着马鞍和马鬃。父亲牵着马缰绳走了一会儿，然后将马缰绳交到她手上，让她自己掌控。毕竟年纪太小，她的小手几乎握不住马缰绳，只好用双手抓住了马鬃，指甲几乎陷到马的皮肉里。

缰绳松脱，那马儿如同风一般飞驰而去。马背上的那拉氏拼命尖叫，那一刻，她恨透了父亲。

耳边的风呼啸而过，那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在那拉氏心中倏然炸裂。她紧闭双眼，等待死神的降临。然而就在那一霎，她却清晰地听见了一个声音：“姐姐！”

那稚嫩的童音里夹带着哭腔，从她的身后遥遥传来。是弟弟纳里，刚刚四岁的小家伙听说父亲要教姐姐骑马，哭闹着追过